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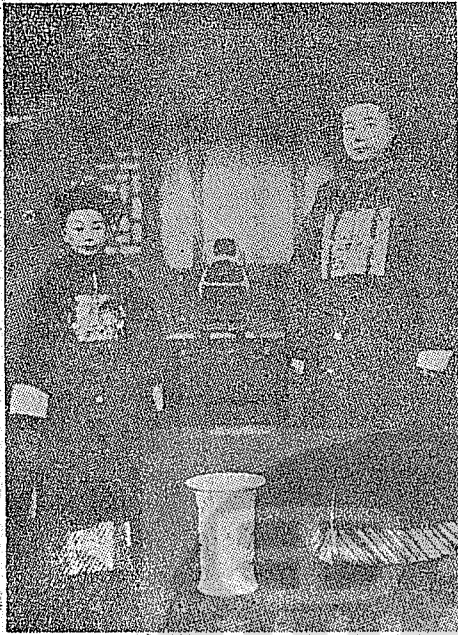
段祺瑞傳

(七)

章君毅

駁極而復東山再起

遜清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陰曆八月十九（陽曆十月十日），霹靂一聲，大地驚蟄，武昌首義，一戰成功，旋即三鎮光復，各省響應，清廷



辛亥革命時的清帝宣統（左），和他的本生父光緒之弟攝政王載灃。

在八月二十日（陽曆十月十一日）下午一時，接獲武昌急電，頓時就驚駭萬狀，手足失措，緊急商議了一整天，方始於二十一日（陽曆十月十二日）下詔，派陸軍大臣蔭昌，統率近畿陸軍兩鎮

，自京開拔，南下援鄂，命海軍提督薩鎮冰，督率兵輪駛赴戰地，以水師提督程允和，帶領長江水師，即日赴援，所有湖北各軍暨赴援部隊，均歸蔭昌節制。

直到八月二十二日（十月十三日），蔭昌請訓，清廷再度詔諭，以駐保定的吳祿貞第六鎮全部，下轄第十一協李純、第十二協周符麟，從保定出發，剋日開到河南，暫時守護黃河鐵橋，阻止革命軍北上。此外，另在駐北京的第一鎮何宗蓮，和駐馬廠的第四鎮吳鳳陵兩支人馬中，各編組一個混成旅，歸蔭昌指揮，限在五天之內開拔南下。清軍的這頭一批援鄂部隊，確曾如期成行，而且動作也相當的快。八月二十三日（十月十四日）

，蔭昌的前哨部隊，即已進抵距離漢口二十餘里的劉家廟，其中還有河南巡撫寶案所加派的豫軍兩個營。

可是蔭昌本人却依然賴在北京城裏，遲遲不肯動身，這位對北洋軍成長過程知之甚稔的陸軍大臣很有自知之明，他明曉得袁世凱在北洋軍中的潛勢力，若非袁世凱披掛出陣，一聲令下，北洋軍斷乎不會為搖搖欲墜的清廷出力打仗。比他更高一級的慶親王奕劻，不但了然他的心事，而且比他更急於拉攏袁世凱袍笏登場。於是由奕劻在隆裕太后和攝政王載灃跟前誇大其詞，危言聳聽——北洋軍是袁世凱一手訓練出來的，袁世凱若不出馬，誰也指揮不動北洋軍。隆裕柔儒載灃昏庸，情況又是那麼緊急，所以，八月二十三日清廷下詔起用袁世凱，命他為湖廣總督，兼辦剿撫事宜。袁世凱的新任命一發表，蔭昌胆子陡壯，他果然從北京皇城南下督師了。

蔭昌的這一着委實表錯了情，因為他沒有看過袁世凱的「驕功」，八月二十六日（十月十七日）蔭昌到達信陽州以前，就吃了袁世凱的一記悶

棍，光緒三十四年十月攝政王載灃「自說自話」，以袁世凱「近患足疾，行動不便」為詞，「准」他開缺回籍養病，如今袁世凱正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清廷迫切需要他復出時，便用「足疾未痊，不能督師」八個字來吊滿清皇室權貴的胃口，攝政王載灃拿他無計可施，武昌革命軍的聲勢又日益浩大，他祇好催促蔭昌尅日督師南下，命他以欽差大臣的名義節制水陸各軍，責成他規復武漢，收平民軍。蔭昌不得已，以湖北漢陽人易誦謙為參謀長，帶了部份人馬，而在八月二十六日匆匆趕到信陽。

然而當時的情勢是滿洲新貴與日本士官生攜手合作，致力排斥北洋系，為期不及四年，士官生的五年計劃尚未告成，而武昌義旗已舉，使逐漸取代北洋系將領的士官生不得不提前舉事，及時響應。他們利用滿清權貴的目的是取得兵權，至此圖窮七見，已經到了不能不攤牌的階段，因此紛紛掌握部隊參加革命，凡有新軍駐紮的地方，隨時都有起義獨立的可能。清廷所可能打出去的一張王牌，就祇有袁世凱和北洋軍的關係，請他出山重新抓牢他一手建立的北洋軍，否則北洋軍勢將全部投向革命陣營。到那個時候，則旗兵腐敗難養，不堪一戰，綠營兵形同虛設，直如土鷄瓦犬，清廷又將從那裏去找一支可用之兵？因此，起用袁世凱乃成爲刻不容緩之勢，他越早出山，清廷便越有希望，這種情形不僅奕劻、蔭昌看得很清楚，連糊塗昏庸的載灃，也是「瞎子吃湯糰，肚皮裏有數」。

老袁出馬聲勢不凡

所以蔭昌一到信陽，雖然由於辛亥那年舉行永平秋操，北洋軍中的第二、第四兩鎮，原已大舉南下。第二鎮統制馬龍彪，他就有三營馬隊駐紮鄭州，其第三協協統王占元、標統唐仲仁、吳金標，還有砲二營的統帶崔霽全部駐在信陽。尤有第四鎮代理統制，兼第八協協統王遇甲，四鎮第七協統制陳光遠駐在湖北孝感。可是，這第二、第四兩鎮原是袁世凱的常備軍左右二鎮，跟袁世凱的關係最親近，不是蔭昌所可以指揮調度得動的。因此，蔭昌到達信陽後，首先就有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從武昌督練公所逃出的滿籍總辦鐵忠來投，兩個滿人一商量，調兵遣將急援武漢，他們祇敢派河南混成協的協統成龍翔，和第四鎮代理統制王遇甲的一部，上武漢前線去打一仗。同時，又跟在漢口劉家廟苦守待援的第八鎮統制張彪取得了聯絡。張彪的第八鎮一師人馬，當時只有一個輜重第八營在忠心耿耿的跟着他。

八月十九日逃出武昌的湖廣總督瑞澂，那時候還躲在楚豫艦上，他在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之初，就已經調知新軍絕大多數是革命黨，義旗既舉，決不會出力幫清朝打仗，所以他曾密電湖南巡撫余誠格，命他迅速派兵前來武昌彈壓。余誠格得電不敢怠慢，他派湘軍巡防營黃忠浩部下的的一個營，附輪北上。因為運兵輪船在過武昌時樹起了白旗，騙過了革命軍，方始通過武昌城，駛抵劉家廟，跟張彪的殘部會合。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清軍的第一次反攻，

便是張彪在欣獲湘軍來援以後，而於八月二十五日展開攻勢的。那時節武昌城裏先已推選前清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爲都督，二十五日，黎元洪獲悉張彪嘯聚反撲，他被鄂軍政府的各首要擁往誓師，鄂軍政府以何錫蕃爲臨時總指揮，率領步砲混合部隊暨敢死隊，二十六日自武昌渡江應戰。當時正值蔭昌抵達信陽，他派第二鎮和第四鎮各一部，乘火車南下支援張彪，運兵列車剛剛開到劉家廟，奮勇爭先的革命軍不等清軍下車，立予迎頭痛擊，這一仗直打得清軍棄甲曳兵，落荒而逃，革命軍全面追擊，攻到漢口附近，湘軍巡防營爭先恐後舉手稱降，這是蔭昌援鄂所喫的第一次敗仗。從這一天開始，革命軍和清軍在漢口以南的三道橋，相持到三天之久。

蔭昌甫抵鄂境就打敗仗的消息傳到北京，清廷上下更嚇慌了手脚，從二十六日到二十八日，蔭昌一連三天在信陽——孝感之間往返奔波，焦頭爛額。北洋軍第二鎮和第四鎮顯然不服他的調遣，兵車凌亂錯落，官兵無精打采，沒人願意向南邊開。直把蔭昌急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他把前線軍事的真情實況奏報清廷，慶親王奕劻一看就慨然的說：

「袁世凱不出馬，這個仗顯然是沒法打了。」

當時慶親王奕劻已是清廷的内閣總理大臣，他跟惶亂無主的攝政王載灃商量過後，終於決定派袁世凱的老搭檔，內閣協理大臣徐世昌，專程到河南歸德府洹上村走一趟，勸駕。

八月二十九日（十月二十日），徐世昌微服前

往洹上村，見到了自號洹上釣徒的袁世凱，兩人經過一番密議，徐世昌尅期返京，代表袁世凱提出了收拾殘局的六條件——

- 一、明年召開國會。
- 二、組織責任內閣。
- 三、開放黨禁。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後，清軍第一軍統馮國璋（左二）在前線督陣。

- 四、寬容革命黨。
- 五、授予指揮前方軍事全權。
- 六、充份供應糧糈。

就滿洲親貴看來，召開國會便是改朝換代的象徵，責任內閣由袁世凱負其責，非但攝政王載灃、內閣總理大臣奕劻都得下台，清帝勢將成爲袁家傀儡，開放黨禁和寬容革命黨不啻予「叛逆者」以合法地位，授予指揮前方軍事全權不生問題，可是，「充份供應糧糈」又隱含着重重危機，大有可疑。萬一將來袁世凱在前線獅子大開口，把清廷內帑跟親貴家財全部榨光了又怎麼辦？因此，這樣苛刻的條件是難以接受的。

段祺瑞從容演逼宮

可是，清廷所可恃的唯有北洋新軍六鎮，而這六鎮新軍又非袁世凱一聲令下，才肯出力打仗，不接受袁世凱的條件又怎麼辦呢？尤其當年革命既起，各地相繼響應，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九月初一（十月二十二日）長沙起義，九月初二（十月二十三日）九江獨立，九月初三（十月二十四日）西安易幟，清廷一看大勢已去，就唯有接受袁世凱的條件了。

袁世凱應允出山之初，他的如意算盤早已打好，首先，他擺出一副要打仗的姿態，企圖威脅倉卒組成的革命軍。同時使他麾下的三員大將龍虎狗，和他一般兒的重踞要津，分掌兵權。袁世凱按戰時編制，把北洋六鎮編成三個軍，一軍下轄兩鎮。第一軍統馮國璋，派赴武漢，去打頭陣。第二軍統段祺瑞，集結豫鄂之間，擔任後援。

第三軍軍統王士珍，統率近衛軍，拱衛京畿。

段祺瑞在江北提督任上，擔任江北督練公所籌餉之責，正在羅掘俱空，大傷腦筋，這個差使明明幹不下去，偏偏又擺脫不掉。他常日困守愁城，進退維谷，怎料到武昌舉義，槍聲響起，經過袁世凱的精心設計，刻意安排，北洋系又起死回生，重掌大權。他真是驚喜交併，笑逐顏開，由江北提督驟然升任第二軍軍統，得回了他精心訓練的兩鎮部隊，而且還前程似錦，大有可爲，四十七歲，誠然是段祺瑞一生的大轉捩點。

九月初，段祺瑞奉召晉京，出任第二軍軍統。十一日（十一月一日）袁世凱抵達湖北孝感，在他抵步之前，亦即他湖廣總督、節制各軍的任命發表之日，馮國璋親率精銳，直抵漢口，一敗革命軍於劉家廟，再敗之於日租界外圍鐵路線，暨外商跑馬場，清軍以巨砲轟擊，機槍掃射，發動凌厲直前的攻勢，前鋒進逼大智門車站。革命軍前仆後繼，以血肉之軀與槍林彈雨相拼，後任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多年的黨國元老居正，和都督府參謀甘績熙，都在這一仗裏受了傷。

段祺瑞由清江浦任所晉京，方到不久，袁世凱便膺任清廷內閣總理大臣。九月二十七日，段祺瑞水漲船高，更上層樓，他奉旨署湖廣總督，會辦剿撫事宜，也就是說，由他代替袁世凱，負責對南用兵，「鎮壓革命」了。

如今我們已有充份的證據，足資證明袁世凱辛亥革命那年處於革命黨與清廷兩大之間，他確有週密的計劃，循序而進的步驟，致力於攫取政權。他先起用北洋龍虎狗，使他們扮演不同的

角色，唱出掩盡天下耳目的連台好戲。再利用機會，儘可能的清除異己，使自己的地位益趨鞏固，權力達到最高峯。一代梟雄的毒辣手段，鬼賊心腸，誠然令人嘆為觀止。當革命黨員，第六鎮統制吳祿貞，隻身進入娘子關，會晤新任山西都督閻錫山，組成燕晉聯軍，會同駐灤州的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兩路夾攻北京城，迫使清帝遜位，建立中華民國。吳祿貞在保定，不但嚴重的威脅京畿，尚且切斷了武漢前線清軍的後援。袁世凱就能不動聲色，唆使第六鎮第十二協協統周符麟，刺吳祿貞於保定車站，解除了他的後顧之憂，肘腋之患。這是陰曆九月十七（十一月七日）的事。袁世凱等到吳祿貞一死，方始乘平漢鐵路火車，入京就任內閣總理新職。而段祺瑞也就在北京城裏遲遲不進，他要等袁世凱抵步，和他密議大計，分頭進行。

在這部連台好戲裏頭，馮國璋擺出強硬姿態，口口聲聲的「忠君報國」，極力的要盡起人馬，與革命軍決一死戰。王士珍呢，袁世凱先命他為第三軍軍統，負責拱衛京畿，等到袁內閣登場，又派他為陸軍大臣，可是，王士珍却處處表示消極，隨時都在說要掛冠求去，有以影響滿清權貴的困獸猶鬥，力拚到底的決心。至於段祺瑞，他的使命就更重大了，因為，袁世凱除了命他節制前方軍事，主持和戰方針，用最快速度恢復對北洋部隊的掌握，屏絕士官生、滿清新貴，重用北洋舊人之外，段祺瑞還有一項極機密的任務，設法與革命軍暗中進行和議，一俟和議有所結果——也就是革命黨同意由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總統，再由段祺瑞領銜，上演一齣逼宮，挾勢要求清帝退位。

小站舊人官復原位

此所以，段祺瑞新職一再發表，前方軍事急若星火，他却仍然滯留北京，拖延不走。原因即在於他要等到袁世凱入京密議定計後，方始南下，按計行事。段祺瑞在北京城一直耽擱到十月初四（十一月二十四日），他才請訓，翌日馳赴武漢前線。行前，他尤且獲得袁世凱的一項指令：「兼統馮國璋所統各軍」，等於是使他由第二軍軍統兼任第一軍軍統了。

段祺瑞抵達湖北境內，暫住孝感，短暫的時期之內，局勢又起了重大的變化。武漢前線，馮國璋火燒漢口，力陷漢陽，武昌危城，且夕可下，然而北洋軍的秋波，也就在這危疑震撼的緊要關頭倏而一轉，自動向鄂軍政府要求停戰議和，竟使武昌轉危為安。緊接着，十月十二日（十二月二日）江浙聯軍攻克南京，聲勢驟然一壯。於是，在南京光復的次日，就有三位段祺瑞一系的人物，雲南總參議，新自昆明被革命軍所逐北上的靳雲鵬，保定姚村陸軍小學堂監督（校長）廖宇春、保定陸軍預備大學堂總辦（校長）張鴻遠，三員段系大將聯袂北上，他們攜有經由段祺瑞所同意的南北議和假定條件：

- 一、保存皇室之尊榮。
- 二、組織共和政體，公舉袁世凱為臨時總統。
- 三、優待戰時之將士。

四、恢復各省之秩序。

他們在一節專用車廂裏，舉行秘密會議，分派各人任務，決定由廖宇春向南方革命軍接洽，張鴻遠在北京、保定之間聯絡北軍將領，靳雲鵬則在武漢前線活動。商議既定，三人都鄭重其事的立了誓，秘密決不外洩，然後珍重道別，分頭進行。

廖宇春抵達保定姚村，他先就擬好了「調停兩方戰事意見書」，和「草莽小臣籲懇皇上遜位奏疏」。然後他到北京，謁見了陸軍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二十三日（十二月十三日）他從北京過返漢口，而於二十五日（十二月十五日）抵達漢口大智門車站。在此以前，十月十六日（十二月六日）已經起義光復的十一個省份，公推伍廷芳為議和代表，十七（十二月七日），袁世凱也派郵傳部大臣唐紹儀為議和專使，全權代表南下，與伍廷芳討論大局。唐紹儀奉袁世凱之命後，和廖宇春同一天抵達漢口。二十七日他到上海。十月二十八日（十二月十八日）午後二時，南北和議舉行第一次會議。不過，這是官方公開的和議，後來南北和議的告成，主要因素還在於廖宇春啣段祺瑞之命，和民軍代表的秘密洽商。

十月二十五日（十二月十五日）凌晨五時，廖宇春到漢口時，清軍第一軍統馮國璋，湖廣總督兼第二軍統段祺瑞都在軍司令部，他們預定在那一天辦理交接，由段祺瑞兼統馮國璋的第一軍，成為清軍的第一主帥。馮國璋預定在辦好交接以後就回北京。這也是袁世凱的巧妙安排，叫表面

上主戰最力的馮國璋回後方，而使暗中進行和議的段祺瑞置身最前線。

這時候，段祺瑞已經遵照袁世凱的指示，儘可能的重用小站舊人。北洋軍又恢復了清一色的局面，段祺瑞保住了第一鎮統制何宗蓮的位置，提升第二鎮第三協協統王占元爲第二鎮統制。北洋精銳之師第三鎮，統制曹錕原已被迫求去，而

以第五協協統盧永祥代理，如今曹錕又官復原職，領軍攻入娘子關，佔據了太原城。第四鎮統制不再由第八協協統王邁甲代理，由老統制吳鳳陵重回原位。第五鎮統制換了張永成，段祺瑞的老參謀長馬良當上了第九協協統。第六鎮統制士官生吳祿貞在石家莊被刺殞命，段祺瑞便提升該鎮第十一協協統李純繼任。北洋六鎮全部重歸於袁



在國父尚未返國之前，以大元帥名義在上海主持大計的黃興，親筆所寫委任顧忠琛與清方保定陸軍小學監督廖宇春進行和議的委任狀。

世凱的廳下之外，北洋軍還有意外收穫，那便是原二十鎮統制士官生張紹曾因爲參與河北起義，被清廷調虎離山，改任有名無實的長江巡閱使。第二十鎮統制乃由該鎮第四十協協統潘矩楹暫代，潘矩楹也是小站舊人之一，他後來當了曹錕的參謀長。

密遣代表私下議和

由於那一天段祺瑞跟馮國璋要辦交接，部隊在湖北前線的第二鎮統制王占元，第四鎮統制吳鳳陵、第六鎮統制李純，一早就趕來侍候兩位大帥。廖宇春和他們一一見禮，略事寒暄，第一軍總參謀張馥卿驚訝的問他何以晝夜而來，可有事麼？廖宇春便故意閑閑的說：

「我沒什麼要緊事，不過趁此停戰時機，來參觀參觀諸公的戰績。」接着他又問道：「馮軍統在嗎？」

張馥卿笑了笑說：「軍統昨兒累狠了，半夜才睡，現在還沒醒呢。」

廖宇春和馮國璋的幾名副官，聊了一陣閑天，一面等候馮國璋起身接見，他一直等到十點鐘，馮國璋方始起床盥洗，他立刻延見廖宇春，而且相見甚歡，祇是他又要辦交接，又預定在午後啓程回京，時間已不容許廖宇春面陳他的祕密計劃。——這就是袁世凱假戲真做，令人高深莫測之處，他分明有整套頭的攫奪政權計劃，但他自己在打手面前一力主戰，進行和談者跟前一味言和，反倒使段祺瑞的人，輾轉代他在馮國璋跟

前試探。使他最親信的幹部，也弄不清楚他真正意向之所在，浸假而使北洋官場爾虞我詐，相沿成風。

廖宇春旋又赴段祺瑞的總部，見到了密謀和議「同志」，段祺瑞的心腹智囊靳雲鵬。靳雲鵬已被段祺瑞委為第一軍參議，另一位得力助手徐樹錚則被派充總參謀。這是徐樹錚頭一次地位在於靳雲鵬之上，因為靳雲鵬當時是逃出雲南，狼狽北返的敗軍之將。

靳雲鵬把廖宇春拉進一間密室，與冲冲的告訴他說：他們的「計劃」業已獲得段祺瑞左右兩位紅人徐樹錚和曾雲沛二位的同意，如今儘可放手進行。不一會兒，段祺瑞聽說廖宇春已到，立即召見。他還邀了靳雲鵬，和前任雲南臨沅鎮總兵孔慶塘，四個人扁室密商，廖宇春力陳由他潛赴南方，與革命黨疏通之策可行。孔慶塘也在一旁竭力慫恿，他說此行關係大局非淺，不妨冒險一試。段祺瑞認為他們的看法很對，當場就決定

照計行事。他拿出一本密碼本，專供秘密通訊聯絡之用。由此可知，其實他早就籌劃妥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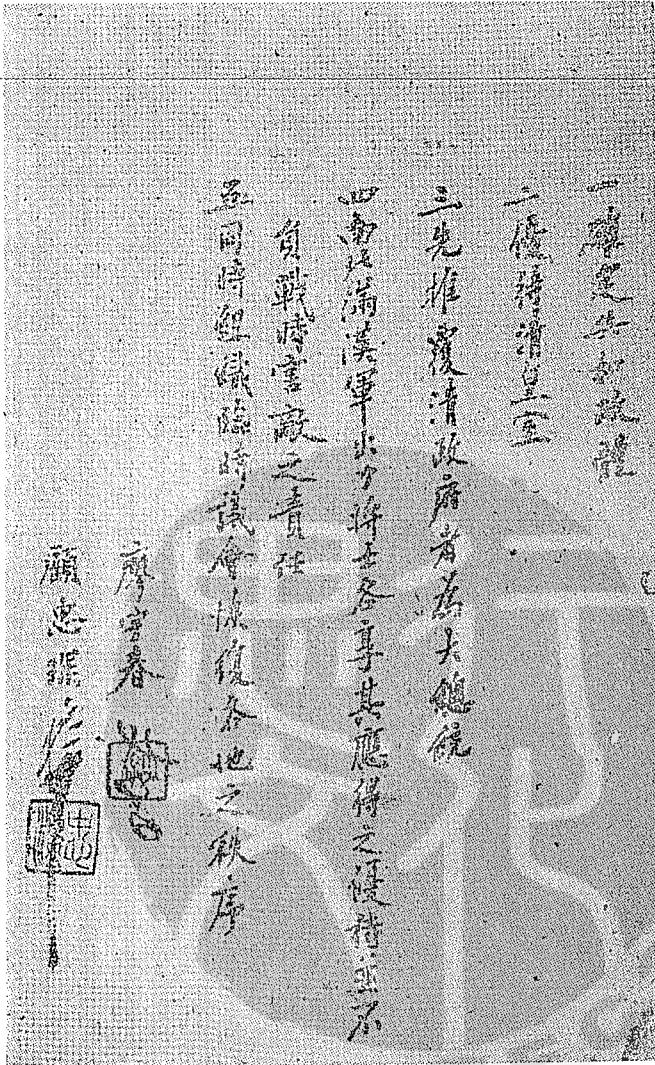
廖宇春脚段祺瑞之命，穿越兩軍戰線，乘美利輪船到上海，他抵達上海時，伍廷芳、唐紹儀之間的和議已在進行，唯因各省都督意見不一，和議已瀕臨破裂邊緣。所以廖宇春決定不計一切後果，十月廿九日（十二月十九日）即由友人江南名士，紅十字會會員夏清貽陪同，經由革命軍南京先鋒隊長朱葆誠的介紹，直赴革命軍機關部。他們見到了浙蘇聯軍總參謀顧忠深，大元帥府秘書官俞復等十餘人，表明來意，即席討論，達成了一項協議：袁世凱果能顛覆清廷，為民造福，革命軍甚願以臨時大總統一席相昇。

經過廖宇春和段祺瑞密電聯絡，獲得段祺瑞的指示以後，十一月初一（十二月二十日），雙方復於上海甘肅路文明書局會晤，會晤地點在文明書局經理室，因為俞復是文明書局的經理。那一天的出席者，革命軍代表是顧忠深，北洋軍代表是廖宇春，介紹人為廖宇春的學生朱葆誠，和顧忠深的學生洪承點。參議則係民軍大元帥府秘書官俞復，紅十字會會員夏貽清。

雙方會晤之詞，顧忠深首應廖宇春前此之請，出示大元帥黃興親筆所寫的委任狀，文曰：「茲委任顧忠深君與廖宇春君商訂一切。十一月初一黃興印。」廖宇春立即表示接受，並予珍藏。由於黃興一時筆誤，在這紙委任狀裏，把顧忠深誤書為顧忠「琛」。從此顧忠深就改名顧仲琛了，這也是民國肇造史上的一段軼聞。

然後由廖宇春及參議夏貽清提出南北議和四

民軍代表顧忠琛與段祺瑞代表廖宇春所簽訂的和議原件。



一、先推覆清政府為大總統

二、先推滿漢軍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或不受戰時軍費之責任

三、同時組織臨時議會恢復各地之秩序

廖宇春

顧忠琛



條件，請眾人討論。這四項條件的原文如次：

- 一、優待皇室。
- 二、組織共和政體，公舉袁世凱為大總統。
- 三、優待滿漢兩方面之將士，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
- 四、開臨時國會，恢復各省秩序。

成功之際略一躊躇

但是經過雙方再四討論，一致議決「公舉袁世凱為大總統」一項不宜明言，更不可載諸文字，而確定共和政體一項遠比「優待清皇室」為重要。因此，協議修改四條件為下列五條件：

- 一、確定共和政體。
- 二、優待清皇室。
- 三、先推覆清政府者為大總統。
- 四、南北滿漢軍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
- 五、同時組織臨時議會，恢復各地之秩序。

以上五條件共書二紙，由廖宇春和顧忠琛分別代表北洋軍和革命軍大元帥府畫押，簽名之後繼以蓋章，以昭慎重。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顧忠琛係在當天由黃大元帥誤書為顧忠琛，他深願為此改名，却是已經來不及另刻圖章了，所以他的圖章仍為小篆「忠深」二字。

雙方簽押並換文過後，欣然而別，廖宇春在離去文明書局以前聲明，他將即日返回漢口向段祺瑞軍統覆命，所有未盡事宜，由他全權委託夏貽清留滬辦理。因此，十一月初一當天，在漢口的段祺瑞，便喜從天降般的接獲廖宇春拍發給斬

雲鵬的一份密電——

「春貽到申提議各條，黃（興）、程（德全）二公，均極贊成，請即如約實行。春即北上，貽留申，春貽同叩。」

十一月初四（十二月廿三日），廖宇春從上海回到漢口，他到漢口的時候已在下午四時半，但是他他不得休息，即赴金台賓館會晤孔慶塘，到時方知靳雲鵬因公赴黃陂，不及趕回。孔慶塘急於要問廖宇春和革命軍方面商洽和議的經過，廖宇春無暇細述，他請孔慶塘看他那幾天裏的日記，孔慶塘細心的讀了一遍，他情不自禁，至為欣慰的說：

「我們所可以進行的方法，如今已過其半，你和夏兄的功勞，誠不可沒。」

俄而有人報訊：廖宇春從上海回來了。段祺瑞在軍司令部，立予傳見，他向廖宇春連聲的說：「辛苦，辛苦，少游兄（廖宇春的號），你所進行的和議，是否已經有了些眉目？」

廖宇春又把他上海、南京那幾天所記的日記，遞給段祺瑞看，他說：

「芝帥（段祺瑞號之泉）只要看我這幾天的日記，就可以獲知梗概了。」

段祺瑞把日記簿接過去，細看一遍，連連的領首。然後，他再審慎的問：

「江南各地，你都走過了一趟。依你看來，那邊的情形，究竟如何？革黨是否有成事的希望？」

當下，廖宇春便正襟危坐，據實相告的回答

他道：

「芝帥，以我這些天裏的所見所聞，江南各地，民氣激昂，所謂的革命狂熱，可說已經達到極點。因此，就朝廷與革命軍對立的情形而論，雙方斷難和平解決。當前大勢，如果朝廷還想保存君主制度，革軍必不甘心，勢將仍出於一戰。然而，當此民窮財盡，餉源已竭的時候，戰則兩敗俱傷，同歸於盡。唯一的途徑，祇有贊成共和，和局方就容易就緒。不過，贊成共和若以南方為主，就怕北軍不能屈於南軍勢力範圍之下，北軍自難免有反抗的舉動。所以當今之計祇有推舉項城（袁世凱，河南項城人，他的部下皆以項城尊稱。）那麼，革軍的希望可以達到，北軍的威權也能保持於不墜，兩方感情，自會融洽。解決當前局勢至善之策，誠以為莫過於此了。」

然而，臨到和議可望成功，段祺瑞的任務即將達成，段祺瑞一想起袁世凱的詭譎多變，居心叵測，他又有點煞費躊躇了，因此，他頓了一頓方說：

「就怕項城那邊，臨時又起什麼變化。譬如，他畏懼物議，一力堅辭。」

廖宇春馬上就接口說道：

「像這樣的事情，項城只可居於被動地位，主動者則在於我公。」

段祺瑞又一聲苦笑的道：

「那我豈不又犯了軍人干涉政治的大忌，受那輿論的指責了嗎？」

寢車中召見廖宇春

廖宇春便痛切陳詞的說：

「我這一次到長江一帶，悉心體察，所見所聞，民黨誠然有點逞血氣之勇，舉止近乎凶莽。可是，他們的本意畢竟還是在於欽羨歐美民主政治的開明進步，能使國家迅速臻於富強之境，因而亟思步其後塵，洗雪數十年來喪師失地之恥，爲四萬萬同胞揚眉吐氣。所以才會一倡百和，舉國若狂。如今全國國民都認爲民黨不死，共和不生，破釜沉舟，甘於孤注一擲。其中雖亦有人主張君主立憲，然而因大勢潮流之所趨，也不得不翻然變計。如像康有爲、梁啓超一派，從前以保皇號召，如今也唯有改變方針，作推波助瀾之舉。否則當茲全國民意趨歸共和，稍生異議，必遭不測之禍。宇春在上海曾小住數日，親眼目睹種種驚心動魄之狀，同時也諗知議和專使已陷於重重困難危境之中，不但效用已失，而且險象叢生。一有違言，和議立將破裂。萬一雙方再以干戈相見，中國尤將淪於滅亡，因此在這一髮千鈞的時候，才不得不求最後的解決。我和夏清貽君毅然決然的跟民黨最高機關主要人物開誠佈公，陳說利害，並且因勢利導，委曲疏通，好不容易得了這麼一個結果，立即星夜遄返，馳報芝帥。只是如今所成立的祇不過是個人私約，對於時局，絲毫無補。大力回天，還得由芝帥親自出馬，方始可以完成。」

段祺瑞凝神傾聽，直在點頭，等到廖宇春把這一大段話說完了，他才微微而笑，表示嘉許的說道：

「少游兄的看法，非常之對，我和你一樣的

有所同感。不過，茲事體大，我們必須謹慎將事，相機進行，萬萬不可洩露。」

當天談話，到此爲止。段祺瑞端茶送客，廖宇春起立告辭，段祺瑞還殷殷的送他到門口。事實上，段祺瑞對於廖宇春的穿針引線，迅速與革命軍達成協議，不但衷心欣慰，而且還有一份意外之喜。祇不過，他跟袁世凱共事久了，摸熟了袁世凱的脾氣，袁世凱爲求達到目的，誠然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但是他處理任何事情，寧可迂迴曲折的多走幾步，也不肯直接了當的抄近路，走捷徑，面對面的攤牌。例如，辛亥那年，他手中握有北洋六鎮武力，在清廷與革命軍之間，居於子取子求，舉足輕重的地位，甚至於中外人士，一般百姓，也認爲祇有袁宮保可以阻止戰禍，收拾殘局。他想攫取民國臨時總統一席，理該不生問題。然而，袁世凱却一面向清廷表演他的孤忠，一面又向民軍大送秋波，他挾清廷以脅民軍，挾民軍以脅清廷，分明是奪取竊柄，還要擺出一副賣乖討好姿態，爭取清廷和民軍雙方面的同情與好感，只此便是一代梟雄的手段。他一心想當中華民國臨時總統，便分三條路線積極進行。第一條路線是授意段祺瑞，使廖宇春跟中華民國大元帥府代理大元帥黃興的代表顧忠深，直接談判。第二條路線則收買刺攝政王載灃下獄的同盟會重要份子汪精衛，叫他長子袁克定跟汪精衛拜把子，然後由汪精衛替他在革命政府大肆活動。第三條路線他更勾結清廷權貴奕劻、蔭昌之流，使他們影響清廷讓天下於袁世凱。在這三條路線上都有人爲他努力奔走，多方接頭，但若等到大功告成

，各方一致擁戴他坐上民國臨時總統的寶座，袁世凱却還得拿拿驕，弔弔衆人的胃口，決無可能立即表示欣然首肯。因此之故，段祺瑞在廖宇春獲得喜出望外的成就以後，又躊躇了那麼一下，正是由於他深切瞭解袁世凱的作風和性格所使然。

第二天，十一月初五（十二月廿四日，星期日），廖宇春爲段祺瑞的反應不如他所預期的熱烈，誤以爲事情有了變化，正在憂心忡忡，眠食難安，他把自己關在房裏，振筆直書，寫了一封長信給段祺瑞，在「軍人不便干預政治」一點上大作其文章，有謂：

「……若夫軍人不能干預政治，春私心熟計，竊不謂然。蓋聚人立教，原有經權，自古賢哲秉鈞，必達變通權，而後可以決大疑，定大難。若墨守常經，拘牽成例，事機坐失，雖悔何追？不然爲臣當忠，湯何以有放桀南巢之事，爲子當孝，禹何以有過門不入之時？無他焉，亦量其緩急，衡其重輕而已。況乎我公兼膺疆寄，固有可以干預政事之權者哉？（筆者按，係指段祺瑞署湖廣總督。）國事艱危，有如累卵，存亡二字，唯公擇之。淚竭聲嘶，繼之以血，臨風悵悼，不知所云。」

協議達成毋使負諾

信寫好了，廖宇春命人持呈段祺瑞親啓。段祺瑞看完了廖宇春的這一封信，唯恐廖宇春會錯了意，臨時打起退堂鼓，「黃熟的鴨子又飛了」，他馬上就派人往召廖宇春，約他當夜十點半鐘

，在大智門車站段祺瑞的寢車上密談，先穩住廖宇春的心。屆時廖宇春如約前往，段祺瑞一見到他，便欣欣然的說：

「少游兄的手示我拜讀過了，確有高人一等的見解，兄弟非常欽佩。祇不過，項城現在北京，他的處境極其危險，我們不能不特別的慎重一點。」

廖宇春很高興，他緊接着說：

「只要芝帥居於主動地位，項城的危險，不難自解。」

段祺瑞點點頭說：

「這話不錯。」

於是廖宇春又問段祺瑞道：

「芝帥對於我和民軍代表顧忠琛所商訂的五項章約，是否滿意？」

段祺瑞不假思索的答道：

「滿意，很滿意。」

廖宇春便相機進言：

「既然芝帥表示滿意，那麼，我想明天拍一個電報到上海，知會夏清貽先生一聲。」

段祺瑞懂得，他說這話的弦外之音，便是由他知會夏清貽，再讓夏清貽轉告民軍大元帥府的顧忠琛，段祺瑞已經同意雙方所磋商的五項條件。就他個人來說，這實在是相當重大的一個關鍵。不過，段祺瑞不比袁世凱，他勇於任事，個性爽朗，因此他將千斤重担往自己的肩上一攬，一口答應的說：

「可以。你不妨告訴夏清貽先生，我對雙方商定的條件，極為滿意。」

廖宇春不勝之喜，一件大事，至此又告峯迴路轉，柳暗花明。他繼續和段祺瑞商討細節問題，進行方式。得了民軍大元帥黃興發給顧忠琛的一紙委任狀，和顧忠琛簽名蓋章的一份協議草約，民軍方面，對於推舉袁世凱為未來的大總統，已經有了肯定的承諾，一切都不成問題了。當時他們所需要致力的，厥在清廷的那一關如何通過？北京城裏的樞要人物尚須加以運動。廖宇春說：

「芝帥，北京方面，是否請翼卿（靳雲鵬的號），文池（孔慶塘的號）和我同去走一遭，以便分頭進行，爭取時間，免得夜長夢多呢？」

「很好。」段祺瑞當下就答應了，祇是他又說道：「不過，翼卿現在在黃陂，還沒回來，你們是否等他回來再一道啓程呢？」

計議既定，廖宇春便起立告辭道：

「也好，那我就在漢口多住兩天吧。」

廖宇春在漢口等了兩天，靳雲鵬遲遲不曾從黃陂歸來，他再請謁段祺瑞，獲得段祺瑞的同意，十一月初七（十二月廿六日）他先出發，到北京遊說北洋首要。袁世凱、袁克定兩父子的親信人物孔慶塘則在初八（十二月廿七日）動身到彰德，會晤袁克定，挽袁克定同赴北京跟袁世凱商議。段祺瑞有意使他的心腹股肱靳雲鵬最後成行，那是因為他要靳雲鵬代表他自己跟袁世凱作最後談判，一舉決定大局。

但在十一月初六（十二月廿五日），中山先生即已自歐洲返抵上海，初十（十二月廿九日）已光復的十七省代表推舉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

臨時大總統。當時，黃興即曾手持廖宇春和顧忠琛所簽訂的草約，報告孫大總統，並且主張：「毋使吾輩負諸！」

何以對人孤兒寡婦

孫大總統也認為黃興的意見很對，他在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月卅一日）即曾致函袁世凱，勸他早定大計，而在電文中說：

「北京袁總理鑒：文前日抵滬，諸同志皆以組織臨時政府之責任相屬。問其理由，蓋以東南諸省，久缺一之機關，行動非常困難，故以組織臨時政府為生存之必要條件。文既審艱虞，義不容辭，祇得暫時担任。公方以旋轉乾坤自任，即知億兆屬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望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

可是北京城裏，在武漢前線被解除兵權的第一軍統馮國璋，返京後調任禁衛軍軍統，他仍在發表激烈言論，一味主戰，假戲真做，居然成了絕活。却是他有意為大清帝國效忠，滿洲皇室親貴却吝於助餉支持。馮國璋口口聲聲要跟革命黨打仗，同時他也要錢。他起先說只要皇室親貴替他籌一千二百萬元的餉，他就可以支持半年。但當袁世凱向皇室親貴正式提出請求，皇室親貴却乏人響應，只有慶親王奕劻認籌十萬，其餘三萬、五萬不等，宣統皇帝的叔叔載澤，只肯出五千大洋，尚且還是大清銀行明年三月的期票。所以到了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月三十一日），清廷召

開御前會議，袁世凱跪奏奉職無狀，罪不容誅，隆裕太后當下就安撫他說：

「袁世凱你不必過於自責了，咱們既然把國家大事付托於你，你只好勉為其難，即使萬一無術挽回，我也決不稍加責備。將來皇帝長大成人，我自會將你忠盡謀國，艱難困苦的情形告訴他的。」

說罷，隆裕便和宣統相抱而哭，在場的諸大臣也無不黯然落淚。袁世凱於御前會議結束後，一出宮門就對他的同僚說：

「我何以對孤兒寡婦！」

然而，在漢口與民軍對峙的段祺瑞，却正在忙碌緊張，為袁世凱當大總統鋪路，他派出大批親信幹部，多方運動各軍將領，請他們贊助共和，電請清帝遜位，改建中華民國，十日之間他已經徵得各級將校二百餘人的同意。於是，十一月十八日（民國元年元月六日），他下令北洋軍第二鎮、第四鎮，退守廣水、信陽，對革命軍表示撤防，對清廷猶有以兵諫為威脅的姿態。然後，他派靳雲鵬以第一軍代表的身份，由孝感直抵北京，公開表示第一軍已與各軍聯合一致，將以下列三項辦法其中的一項，要求清廷宣佈共和：

一、運動親貴，由內廷降旨，自行宣佈共和。

二、由各軍隊聯名，要求宣佈共和。

三、用武力脅迫，要求宣佈共和。

十一月十九日（元年元月七日），第一軍代表，亦即段祺瑞的私人代表靳雲鵬抵達北京。二十日，靳雲鵬謁見袁世凱，自號「洹上釣徒」的

袁世凱和「斜眼師爺」靳雲鵬，合唱了一齣大軸子戲，兩者之間有如下的一番極精彩的對話——

首先是靳雲鵬力陳大局利害，不能再啓爭端，他力勸進的說：

「況且宮保一身，關係國家安危，尤宜俯從民望。」

袁世凱還在裝模作樣的道：

「我是大清總理大臣，豈能贊成共和，有負兩宮的付託。」

靳雲鵬振振有詞的道：

「人心為大勢潮流之所趨，非共和不能維繫羣情，必致土崩瓦解，存亡莫卜。宮保負旋轉乾坤之任，就應該與民同其好惡。」

袁世凱眉頭一皺回答：

「南方人可能有希望共和的，北方人却未必見得啊。」

靳雲鵬居然也敢「頂撞」這位北洋首領說：

「宮保，你這話可就錯了。須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南北程度容有不齊，可是他們圖謀幸福，好安惡危，總歸是一樣的。」

談到這裏，袁世凱特意沉吟半晌，再明知故問一聲：

「段軍統的意思怎麼樣？」

馮國璋做孤臣孽子

靳雲鵬高聲的答道：

「第一軍全體一致，主張共和，並且議決推舉宮保為臨時大總統。」

好個慣於演戲的袁世凱，聽靳雲鵬這麼說時，

竟然還會大喫一驚的道：

「啊？怎的軍心一變，竟至於此了呀？你們這樣做，將置我於何地？你們要我欺侮孤兒寡婦，為萬世所唾罵，那是絕對辦不到的。」

靳雲鵬便侃侃然的回答他說：

「宮保是四萬萬人民的代表，現在大局危緊萬分，實行共和，還可以圖個生存。倘若絕對主張君主，那就非亡國滅種不可。請宮保三思，究竟是保全中國為重呢，還是保全一姓為重？況且，民軍同意共和一旦告成，皇室必加優待，這正是兩全之計。假使聽任大局糜爛，外侮紛乘，到那時候中國都亡了，皇室想求優待，也就不可再得，只好有如奴隸牛馬，任人驅使。那豈不是乘國政者，為其屬階？屆時宮保捫心自問，又何以辭其咎？」

至此，袁世凱方始面露躊躇不決，左右兩難的神色，推托的說：

「馮軍統、張軍門（按指馮國璋和張勳），都在極力主戰，依我看來，軍隊宗旨，就難於一致。」

這時候，靳雲鵬便自告奮勇的說：

「宮保放心，憑末將的三寸不爛之舌，前往游說，必定可以令其聯成一氣。」

說罷，他把握時機，立即告退。（未完）

請購存內容精彩百讀不厭
有永久保存價值的中外雜誌
合訂本